



生命罪犯

SHENGMING YU ZUIFAN

梁存喜



生命与罪犯

梁存喜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1981·呼和浩特

生命与罪犯

梁存喜

*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

(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82号)

内蒙古新华书店发行 内蒙古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: 787×1092 1/32 印张: 6.75 字数: 100千 插页: 2

1981年2月第一版 1981年7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151,000册

统一书号: 7089·172 每册: 0.49元

内 容 提 要

这是一部描写我公安战士不顾个人安危，与罪犯进行生死搏斗的侦探小说。作品情节惊险，故事曲折，既有侦探小说的紧张气氛，又有人情常理的生活气息。文笔质朴，语言流畅、内容感人、不落俗套，富有传奇色彩和地方特色，适合广大读者阅读。

目 录

第一章	年轻侦察员.....	(1)
第二章	殊死擒敌特.....	(32)
第三章	侦破偷盗案.....	(84)
第四章	智赚绺窃犯.....	(126)
第五章	斗争在继续.....	(182)

第一章 年轻侦察员

这是一九五二年的春天。

春风悄悄地拂过，披着冬装的大地，吐露出雀嘴般的青黄色嫩芽。和往年一样，草原上的孩子们，为这明媚的春光美景，欢呼雀跃了。就在这个时节，十七岁的侦察员高山，正在完成一项艰巨的任务：

外出一千多里，逮捕一个潜藏的国民党军官，并把他押解回来。

三月十日高山将这个国民党团长逮捕后，从绥远城（注一）来到了大树湾渡口。这天，渡口周围云雾弥漫，黄河水浪苍茫。放眼望去，几米处水天一色。渡船在岸口边“突突突”地鸣叫着。行人、羊群、马车、挑担的、推车的……陆续从跳板上拥上驳船。船在河中摇荡。随着重量的增加，逐渐沉到载重水位线。高山注视着混乱的人群和大雾茫茫的天色。机灵的、带点稚气的眼睛好象在说：这种气氛和天气，实在不利，小心这家伙逃跑的吧。他看了看比他高出一头的国民党团长，说：“喂，崔

成山，上船后不许你东瞅西望，老老实实在船中间的甲板上！”

国民党团长崔成山又高又壮，正巧和高山成对比。他面颊肥胖，两只黑亮的眼睛骨碌碌地转，看上去又贼又滑，带手铐的粗胳膊上长了一层黑毛，显得凶而有力。他听完高山的话说：“小八路，我绝不会逃跑，你放心哇。只是我晕船，得坐在船边儿上，你要让我坐在船中间，我一旦晕倒了，下船你还得背着我走。”他用似哭非哭的眼神瞅着高山，为给这个小侦察员出此难题。

高山想：这家伙下船后，说不定真会装作晕船，躺在地上赖着不走。他又这么大块儿，我怎能拖得动他？可是，让他坐在船边，他一旦跳水逃跑了怎么办？

崔成山看着默默思索的高山，认为这下可把小侦察员难住了，但他上上下下打量着高山，始终弄不明白，自己这个驰骋疆场多年的军人，怎么竟屈服贴贴被一个孩子押解着走了这么远。特别是逮捕他的那一天，若不是亲身经历，被逮捕，决不会相信一个孩子能逮象他这样的人。自从解放的那一年，他悄悄从神木县逃到绥远城郊的外甥女家，几年时间都平安无事地过去了。有谁知道他是个潜藏的国民党团长？人所共知，他是个老实巴脚的买卖人。

那天他从后山做完买卖，刚回到外甥女家，就被这个满脸孩子气的侦察员，用枪逼住了。外甥女说：

“大舅，人家对你的事情悉底净明，我已经把你回来的时间告诉他了，你再不要躲藏啦，跟人家走哇。”他狠狠瞪了外甥女一眼，半闭眼睛看着高山，鼻腔哼了一声，猛一下把手中的大烟锅砸向高山，转身夺门而逃。可是，还没迈出两步，他的右腿被一个扫腿勾离地面，身体失去平衡，重重地摔倒在地，嘴啃在门槛上，磕掉三颗牙齿。在他刚感到剧烈疼痛的一瞬间，双手就被铐起来了。现在想起来这一幕就象做梦一样，难以令人置信。从绥远到包头，又到大树湾这一路上，他几施计谋，多方刁难，一样也没有成功。那么现在：天气、渡船、黄河、混乱嘈杂的人群，多好的逃跑机会呀！这回啊——他心里想：我一定要跑掉！孩子终究是孩子。他上上下下打量着高山，两只眼珠骨碌碌地转，胖脸上显出非常老实的表情，眼睛也失去了神采，显得黯然而浑浊。他装作诚恳地对高山说：“小八路，为了证实我不逃跑，从上船我就闭住眼睛，一直闭到下船，这样你相信哇。”

“好吧，我答应你的要求，免得你晕船呕吐。”高山说得自然而轻松，好象完全相信了崔成山的话，对他企图逃跑的心理一点也不怀疑。崔成山听

了，暗暗喜在心间。谁知高山从黄挎包里掏出一根绳子，一头紧紧从崔成山的腰间拴住，另一头攥在手里，带着崔成山上了船，选个通风不拥挤的地方，让崔成山坐下来。那崔成山也真象他说的那样，一坐下来就闭住眼睛，头靠船栏杆睡了。

船开了，大雾仍然弥漫着，笼罩着四野，船体好象在云雾中穿行。驳船船头冲起的水浪，溢满船头的跳板，机舱机器轰鸣，船尾船扇打起一层又一层浪花，浪花奇形怪状，白汪汪的四散飞溅。机房的烟囱里冒出一阵阵黑烟，烟屑飘洒在驳船上。衣衫干净的买卖人们，躲闪着飘落下来的烟屑。一股南风掠过，把大股烟屑刮到船北边，落在聚集在那里的人们的身上，打在他们的脸上。人们骚动起来，拍打衣服，擦着脸，一声接一声地抱怨着。唯独高山和崔成山一声不响，一个旁若无人地睡熟了；一个全神贯注地盯着睡觉的人。突然，驳船猛地一倾斜，被河底的流沙搁浅住了。没有站稳的人们、羊群、马、驴互相冲撞起来。船上一时大乱，骂人声、羊叫、驴吼、马嘶、闹哄哄的好不热闹。在这样大的喧嚣声中，高山的眼光仍然没离开崔成山，手里抓着的绳头又往紧抓了抓。那崔成山乘这个机会，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，一头向高山撞去。

早有防备的高山，眼见崔成山向他迅速撞来，急忙把身体向旁边一闪。站在高山身后的羊倌，就被崔成山一头撞在肚子上，疼得“妈呀”一声大叫，手捂肚子，身不由己地倒退几步，摔倒在一只羊身上。这突然的骚动，惊得四周的羊群到处乱窜，把驳船上本来很乱的秩序，弄得更加混乱。崔成山顾不得看清撞倒的是谁，又快速转回身，一纵身向河中跳去。高山就势把绳子往栏杆上一卡，然后缠了几圈，很麻利地就把崔成山下不着水，上不着船地吊在船梆中间，崔成山的两条腿不由自主地胡乱地蹬踹。混乱中的旅客们，被这情景吸引了，好奇地围上来。高山伸手抓住捆在崔成山腰间的绳子，把他拽上船舱，严肃地说：“崔成山，你是逃不掉的！如果你再不老实，我就用这根绳子把你捆起来！”崔成山没有说话，象泄了气的皮球，软成一团坐在那里。这时，那个羊倌一边揉肚子，一边吼喊羊群，他左数右数丢了一只羊。高山想：如果真丢了，自己应该负责任，因为崔成山撞了羊倌，才引起羊群乱跑。他悄悄地把羊数了一遍，问羊倌：“羊倌大哥，你撵到船上多少只羊？”

“二十一只。”羊倌说。

“那就没有丢，刚才我数了一遍，还是二十一只。”



羊信一听，重数一遍，果然是二十一只，心里好不惊奇，忙问：“我成天和羊打交道，没有数对，你怎么数得这样清楚？”

“我数羊的四条腿，”高山说，“这也是个经验。我从七岁就给人家放羊，放了好多年的羊……”最后这句话，他说得慢而沉重，由不住勾起了辛酸的回忆。是啊，高山同志的童年，和我们革命阵营中的很多同志一样，是遭受过很多苦难的。当他不满两岁时，父亲就饿死于灾荒。七岁时，母亲迫于生活，改嫁了。三个姐姐各自投生，他给地主放了羊。放羊的营生，仅仅是一天劳动的一部分，最吃力的劳动是打杂。从清晨天麻麻亮起床，喂牲口、铡草、担水、扫院、垫圈……一直忙到阳婆两杆子高，快晌午了，这才喝上两碗菜汤，撵上羊群去放。太阳落山了，再撵上羊群往回返。当把羊全部圈在圈里，已是上灯时分。最使他头疼的是每天晚上清点羊数，怎么也数不清，因为这事他饿着肚子，挨了数不清的打骂。终于，好心的大羊信教会他数羊数的办法：蹲在羊群的一边，数羊的四条腿，这样既快又准确……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的繁重劳动，锻炼了他吃苦耐劳，胆大勇敢的坚强性格。一九四八年元月初，他参加了党领导的东郡游击队（注二）。一年多的战士生活，部队首长发现

他是个好苗子，就派他到伊盟行政干校、伊盟公安干校学习。他认真学习文化，刻苦钻研公安业务，一九五〇年，以优异成绩毕业于公安干校，并光荣地加入了共青团。同年，被分配到郡王旗公安局，当侦察员。

“是党，把我从一个放羊娃，培养成公安战士的。”高山接着对羊倌说。在旁边静听他们谈话的老船工，十分羡慕高山的本领，他用深情的眼神注视着高山——他长得瘦俏、英俊，象一棵年轻的白杨树，修长而坚韧。老船工看着他，不住地点着头，自言自语说：“是个好苗子呀！”又问高山，“小同志，这样的任务，你执行不止一次了吧？”

高山微笑着对他说：“老大爷，这是第二次啦，第一次比这危险得多，差点儿出了事。”

老船工和羊倌同时一惊，用探索的眼光看着高山，好象在问：第一次执行任务是怎么回事？为什么差点儿出了事呢？

原来，事情是这样的：那是一九五一年隆冬，几阵西北风过后，撒下了鹅毛大雪。皑皑白雪覆盖了辽阔无际的大草原，那一座座起伏的小山，一个个浩特、一座座蒙古包，都披上了银色的盛装，把美丽的鄂尔多斯大草原装点得更加壮丽。雪原上，一队徒步的行人，踏着积雪向前走着。这就是高山

执行的第一次任务：和郡王旗公安局的另两个同志，押送十七名十年以上重刑的罪犯，去东胜县。

他们早晨八点动身。雪后的大地，虽然寒气逼人，但风和日丽，罪犯们老实行走，顺利地到达了第一站康巴什。稍稍休息后，又向第二站达尔汉壕行进。上午十一点，天气骤然大变，西北风呼呼地吹起来，把地上的雪花吹得漫天飞舞，形成一团团白雾，扑打在人们的身上、脸上。担任组长的高山急忙命令队伍停止行进，原地休息。为了防备罪犯逃跑，三个公安战士荷枪实弹，按紧急情况做好了准备。白毛风雪越刮越大，大地变成雪的世界，白茫茫的三米以外什么也看不清楚。讨厌的雪团扑打着眼睛，严重地影响着三个公安战士的视力。高山一边用手保护视力，一边利用耳朵，从呼呼的风雪声中辨别镣铐的叮当声，稍有动静就大喝一声，强制罪犯老实休息。

大约一个半小时以后，暴风雪过去了，大地渐渐恢复了原样。高山急忙清点罪犯人数，他发现，一个罪犯逃跑了。他的心里非常难受。因为罪犯逃跑，对押解的公安战士来说，是耻辱，是无能，是犯了严重的错误。另两个战士，更是火急火燎，盲目目标地四处张望，无法寻求逃犯的踪影。

怎么办呢？高山思索着：难道逃了，就抓不回

来啦？一定要把他抓回来！他突然想起了在公安干校学习时一位领导同志讲的话：遇事要沉着，要冷静。他的心立刻平静下来，认真辨别着每个罪犯的面孔。是哪个罪犯逃跑了？他被判什么刑？把每个罪犯都辨别以后，发现是一个被判二十年徒刑的历史反革命逃跑了。此人五十岁，又带着脚镣，加之不是本地人，这样的风雪天，他往那里逃呢？一定就在附近，决不会逃出多远。他放眼四望，周围有两个高出这里的丘陵。他首先把目标放在那个比较远的丘陵，向另两个战士交待了一番，便快步向那里跑去。论跑步，高山是拿手的，他一口气可以跑四十里。过去每从郡王旗到东胜执行任务，八十华里的路程，他中间歇一气就到。早八时从郡王旗开始跑，午饭前就到达尔汉壕。然后从达尔汉壕用饭、午休，再从达尔汉壕跑到东胜。跑到后，还要参加一场篮球赛。眼前这段路，他毫不费力地跑到了。但是，丘陵后没有罪犯的踪影。他放眼向四处侦察了一番，便立即转身向另一个丘陵跑去。跑到后，还是没有。奇怪！难道判断错了？难道逃犯插翅飞了？高山向丘陵后的雪地上搜寻着。他突然发现：在离丘陵五米处一块凹地中，有一大片积雪象有人动过，走到跟前一看：哈，逃犯把自己藏在积雪中了，暴风雪已经把他的身体埋没，用不多久，

痕迹也会被埋没，到那时，逃犯就可安然无事地躲过追捕。

“起来！”高山向隐藏的逃犯大声喝道。

逃犯毫无动静。积雪在阳光下闪烁，四周围静悄悄的，偶尔有残风刮起碎雪的沙沙声。

高山看着藏在雪中不动的逃犯，轻蔑地一笑，上前扒开积雪，一把把逃犯拽了出来。

“你还装什么蒜？再不老实听话，小心我一枪送你回老家。”

“啊，啊……听话，听话……老实，老实……”逃犯颓然失神，吓得浑身抖了起来。老实实在地跟着高山追上了队伍。

其它罪犯见逃犯被抓回来了，也都老实了。还有几个企图逃跑的罪犯，也打消了逃跑的主意，老老实实地被高山和另两个战士押送到东胜县。

二

渡船又是猛地一震，机器停止了轰鸣。船到对岸了。旅客们争先恐后地向船头的跳板拥去。羊信自去护理他的羊群，老船工去指挥行人和车辆下船了。瘫坐在一边的崔成山，突然扑通一声跪在高山面前，戴手铐的双手拽住高山的腿，磕头如捣蒜地大声嚎啕起来。高山眉峰紧皱，十分奇怪，忙问：

“你怎么啦？”

崔成山泪流满面，放声嚎哭：“小八路啊小八路，我的命就握在你手中，你要把我带回去，保管有死无生。我冤枉呀！我过去当团长是徒有其名，我没杀过一个人。如今你行行好，高抬贵手放了老哥哥，老哥哥死在九泉之下，也忘不了你的恩典。”

高山一听，不禁哑然失笑：好一个久经疆场的国民党团长，竟是如此孬种。难道你没有一条人命，我们不问青红皂白，非把你杀了不成？共产党对反革命，也是讲政策的。于是对他说：“崔成山，你不要这样，我们共产党的干部不吃这一套。党的政策是重证据，我们决不冤枉一个好人，也不放过一个坏人。你有没有人命，是会弄清楚的，你老老实实跟我走哇。”说着，扶起崔成山，拉着他走下了渡船。

根据群众来信揭发，崔成山有四十条人命。回到旗公安局后，对他进行了数次审问，他一条也不承认。局领导决定，仍派高山同志到陕西省神木、府谷两县的发事地点调查，彻底弄清楚崔成山到底有无人命。

这又是一次艰巨的任务，徒步要行一千多里，还得抓紧时间，速去速回。刚刚远道而归的高山，